



洪爲法著

做父親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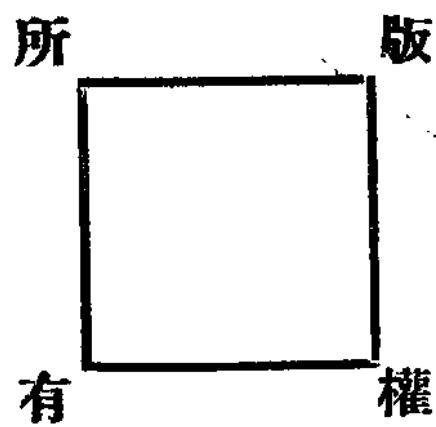
金屋書店

813.3
2434

做父親去

洪爲法著

店書屋金海上



民國十七年四月初版
實價二角半

做父親去

教過課之後，並沒有什麼人推挽或敦促，總三番兩次的想折回舊居去看看，——那是我和若若偷生幾個月的地方，在前五天她已到南京她的母家去了，房子還緊緊的鎖着。

這是黃昏時候了，我想太空裏的流雲似的，又飄忽的向舊居走去，『或者有些東西要拿到校中來的，』走出校門時於迷惘中才想出了這麼一句的解嘲語，穿過一條馬路，無論遇見學生或是先生們，從他們的凝視中增進我不不少的慚赧與悲苦。

——你若若倒已回到南京去了，走到何處去呢？他們必是如此的

在心中表示着冷誚。但是他們是不會知道我的，不會知道我的！——我一壁走去，一壁在無聊的癡想。

舊居原是和房主人合住的，在進門時，送我到視野來的，依然和從前一樣；院子裏的木架竹竿那麼支撐着，幾個小孩子互相牽扯的隨意遊戲着，房主人家的婦女們，有的在閑坐，有的正在廚房裏摸索着，這等的週遭，像亘古以來就沒變更一點，若若暫時離開了這裏。將一進房屋終日的寥落下來，不過是一塊細小的鵝卵石，落到蒼茫的大海裏去，原不會生出點什麼波動來的，當我進去時，孩子們祇向我凝了凝神又遊戲去了，婦女們像和我在點頭招呼，除此而外，亦無其他的表示，他們該不知我的顏色上，我的心境上近日已經有大的轉變了吧？

從衣袋裏掏出了一串鑰匙，開下房門來，走進去祇不過一步，便

有一縷細膩的蜘蛛絲攔上額角，用手左右擺動了好幾次，總算擺動去了，轉頭再看看，在右面屋角裏，早已有兩三個已經不小的蜘蛛網；人去後才是幾天，房子裏就被蜘蛛佔領了一角！桌上和椅上堆積着一層薄薄的灰，帚子原是揮灰的，因為主人已去，就悄悄的閒立在一個甕筒裏。帳子爲了床上灰可以少落些的原故，四面都垂着。桌上的東西，架上的東西，有些放的很整齊，有許多又很零亂；這整齊的看出瀕行時對於自己日用的東西的顧惜，這零亂又看出那時心情的煩錯。我走向這邊看看，似乎要拿什麼東西，然而沒拿着，拿着的祇有悲寂。再向那邊看看，也是如此！也是如此！

桌上安放的一架很小的時鐘，牠往常於我在家時告訴我要睡覺了，或是要起身了，又或是必須到學校了。今天呢？牠已經成了個啞子，半聲也不響的癡立在那裏，是否盼望牠的女主人早日歸來呢？我捧

起來看看，想開緊了機械，才動手便又放下。不知牠看着我沒有，總算對視了片刻，才開了木櫃，將牠安放進去。

——時鐘！你的女主人暫時要忘記你了！

安放好了小鐘，本來是無甚鮮明的目的來的，現在倒更無目的了，在我懶懶的坐上有灰層的椅上時，房裏的灰暗和我的心上正好成個對稱，開了抽屜看看，她寫的字在裏面，許多零用的賬目也在裏面。

她自和我由家裏分居出來以後，經濟方面，就更覺拮据了。每月從校中領下七折八折的薪水，送了三分之二給母親去，餘剩下一二十元才是我倆度活的脂膏。本是我允許母親每月給那些錢的，爸爸已是沒有了，怎忍使她因此傷心。不過苦了我倆了，不論買什麼東西，我倆預先都斟酌定了，能節省的總節省了去，即是這樣，還覺不夠。

「就拿我那皮衣去典當了罷，好在我是不穿牠的。」若若的提議

她在羔羊般的生活狀態中，無法使我收入增多，自己又懷了孕，不能出去做點小事。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對她的生活擠壓成更清苦了。用了翻轉來的日曆，細細寫些賬目，算算過去，算算將來，又算算現在，她的青春就埋葬在瑣屑的賬目中。到了最近，她暫時拋下這清苦的生活，到南京去又忍受那生育的痛苦了。沒有錢的生育，百事都是乖違人的志願，她這次去到南京是不會少吃痛苦的。——啊！啊！從我眼前正閃着離開揚州的前夕：

「唉！我倆一年來還沒離開過哩！」她枕在我的懷裏，就像秋盡的哀蟬幽幽的躲在衰草下面在涕泣。

我沒有好話來安慰她。在腦筋裏所有的字彙，幾乎沒有一個能在這時對她實用的。她在我懷裏，緊緊緊緊的躲着，帳子外面桌上的燈火，比起螢火還要微弱。全室的黑暗，使她更增進怯懦的情緒。她想

到一年來我倆含辛茹苦。將個小小的家庭，組織得才略有頭緒，到了明朝，便又關山相隔，這怎能不使她愴懷不已呢？在日間，她將平時用的東西都收藏好了，應洗滌的東西，也分別洗滌好了。所有我不時穿的幾件舊衣服，她已好好的摺在一旁。此刻她便又和我說：

『在那隻小箱子上面的都是你要穿的衣裳，回來後你就拿到校中去罷！襯衣常換換，不要過於隨便，現在沒人催促你了！……』

『唔！唔！……你的衣服呢？……』我一面答應，一面又貼到她臉上去問她。

『我衣裳也已理好了。夏衣我就沒帶去，……』

『沒帶去就不穿嗎？……』我緊問了一句。

『不會穿到的。橫豎我生養之後在南京不久就回來的，——你說我什麼時候回來？……』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——你說我什麼時候回來呢？……………」她用臂膀推推我，重複又問了一句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我還是沒有回答。

「我生養之後滿過月就回來罷，你看好不好呢？」

「唔！唔！……………」

「我就滿了月回來！……………」她用一隻手向我眼角上揩揩，又向她自己揩揩，怪底我倆的淚珠，都已滔滔的流下了，

在淚的海裏兩個人掙扎了好一會！

迫切的明晨啓行的事，她懷孕了已達到足月，如何才比較的安妥，這總令人感到不安。

「明天到鎮江後，還是坐二等車罷；二等車總要顛動得好些。」

首先我向她提出。但是她不贊成，絕對的不贊成。她說，二等三等車相差不遠；她說，路中經過的時間又不長，她又說，我倆身上帶的錢也不多，能省還不省嗎？

是的，她身上帶的錢不多。我的一件敝舊的皮袍，原是留着抵擋節下債務的，因為在學校當局長而冷寂的臉前不易付到應得的欠薪，祇有提早剝肉補瘡送到典舖裏去，總算像蒙着大赦一樣。得到朝奉的垂青，不過請求了兩次，結果就典質得二十元，光亮而冷白的一疊銀元遞到我手頭時，喜歡的情懷轉使心頭恍惚起來。此外Y和N也總算為我的苦臉與窮話打動了同情，或者竟是視聽得嫌惡了。各人借出十元來。丟在我身邊幾次都沒敢用去的學生們十幾元的存款也湊攏上去，才湊成五十幾元。這就是她身邊帶着的。此中有我倆一齊去以及我一個人回來的旅費，有小孩的服裝費，有她的收生費，又有生養後的

滋養費，更有她此回在南京住的零用費。（即算吃她母親家的白飯）都是這一勺水去支配。她說不坐二等車，爲救了一塊多錢的命，就寧願受兩點鐘三等車箱中的顛簸了。

不能反對她的話，在我心頭只逼上來一片酸潮！

夜已深了，桌上小鐘催促我倆睡覺。「明天還要早起哩！」她的聲音，有些疲憊，一忽就已迷迷的入夢了。夢中的她，更緊緊的擁抱，擁抱着我，……

——從我眼前適閃過了離開揚州的前夕，此時窗外還算光亮，而屋內却已幽暗了許多。各種什物的輪廓，漸次模糊起來。再也數不清的灰塵，一粒粒都在那裏跳舞。房中像不能久留了，尋覓火柴預備將油燈點起來，好多延留一刻，但是火柴又沒尋覓到。「走罷，在這灰黯的房裏，又有什麼留戀呢？」心裏雖說如此想，身子依然倦怠在椅

子上。終覺到回來是有什麼東西要拿的，一點不拿去，心坎裏就同缺少了一部分，還沒補起來，暴露着空虛的悲感。

起身走到床前，揭開帳子，床上沒有什麼，一條涼蓆，一個枕頭。見到枕頭，啊！啊！我猛的想起來，這枕頭不是我留下來預備帶到學校裏去的嗎？拿起放在手裏，總看出和從前有些異樣。真的，有些異樣！沒有從前那麼溫柔，沒有從前那麼可愛。他會使我更不快活，他會使我更知道現實的淒切，——我又放在床上了。又回坐到適才坐的那張椅子上時，從我眼前又閃着離開南京的早晨：

這是五月十七日的上午八時多，我和她的弟弟坐在江寧火車中間向下關進發，我是因為課務的羈纏不能久停，她的弟弟是送我走的。車箱中的人比籠中的鷄鴨還多，外面的煤氣用力向裏面射擊，和裏面原有汗臭却好揉合成一箱令人窒息的惡劣的氣氛。逃退也逃退不了，

我與她的弟弟互相看了幾眼，就脈脈的交談起來。

「真是對不起你送了。」我先從眼睛裏向他道歉。

「這能算什麼呢？……其實你也可不走，……」他同樣的用眼睛回答來。

「唉！……我是不能不走的，你留我也是沒有！……」我眼睛一面向他說，在心上又同時中了幾刺。

「……回去和在這裏不是一樣嗎？……」從他眼睛中看出他還保留了不少的稚氣。

「……」我沒話答覆他了，接着迷迷的沉思：

——她在南京，還不是和在揚州一樣的感受痛苦。唉！她到南京本是想借在她家裏生育的，但是來了後，知道真不行了。習俗的忌諱，算是表面的一層。她二妹也沒回來生育，又曾口口聲聲的勸若若和

她一樣，到醫院裏去住，這明明的代她家拒絕了，這又是骨裏的一面。若若帶來的錢，萬不敷住醫院用，本來醫院中的產科就專爲富有的人設立的，她不想去也不敢去。

「一凡才早忙。明天說就帶你二妹去檢查了，馬車今天倒定了下來，……嚇！嚇！……」她母親將上下眼縫眯些起來，向若若和我幾乎說了有三次。一凡是若若的妹婿。她母親這樣來誇示，自然是想從我倆面前得些勝利的快感：她的二女婿多有錢呵！

沒有錢的若若，去住醫院是不可，留住她家裏又不可。不過來到南京才只兩天就已瘦削了不少。逢到她母親誇示一凡家闊綽的時候，她總報以一陣凌亂的苦笑，或是忽然問起她母親別個漠不相干的事來，這種甚於哀哭的動作，真使我再不能一刻留在南京了，就決定早離開她，當然外面還是說爲了課務的關係。

她呢，是要來的，既來了像又不好就走。看她兩日來的行徑，一言一舉，總像竭力要忘却了腹中的那個貧賤的繼承者，記不起自己是要生育了。新式收生呢，還是用中國穩婆？她不提起。住在醫院裏呢，還是住在別處？她也不提起。她像只想在她忘却之中，那貧賤的繼承者忽然的就來了，這麼，至少可以忘却不少目前貧賤的壓迫。

不過，這終是不可久長的現象。你要將傷口掩護着嗎？傷口就更快的迸裂開來了，於是她在今天早上，就不能不將近來皮藏着的淚珠并在一起的流下了。她儘是睡在牀上不起來。早飯不吃了，也不願送送我，背向了外面，雙手遮蓋着臉。當我走近時，她的臉更是向裏撇，遮蓋得緊。推她一次，她不彈動；推她兩次，她不彈動，我向她說：

『我走了！』

她才抽咽的哭出聲來。兩肩聳動着，看出她呼吸如何的迫切——